



## 鸭羽换糖

曾招贤

夏天,是属于孩子们的放松时间。暑假里,村庄里静静的,只有知了在木麻黄树上“嘶嘶”地叫着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可以玩打沙包、斗地主、跳格子、弹珠子……就是独自一人,我也可以趴在堂屋的凉席上沉沉睡去。好像有好事发生了,忽然,远远地传来长长的吆喝:“鸡毛,鸭毛,换糖吃……”

我赶紧爬起来,竖起耳朵再听。那声音又近了,像是从村东头的木麻黄树林那边传来的,一字一字地拖着男子雄浑而粗犷的腔调,特别是那个“吃”字往上挑,仿佛带着钩子,能把人的魂勾走。

“奶奶,奶奶!”我赤着脚就往灶屋跑,“换糖的来了!”

奶奶正在灶前忙着煮食物给鸡鸭吃,她不慌不忙地从碗柜顶上取下“蛇鳞袋”,我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——攒了几个月的鸡毛和鸭毛。平时,奶奶杀鸡、杀鸭时拔下来,将其晒干后,收在里面。我踮着脚要看袋子里的东西,奶奶笑着推开我的脑袋:“急什么,人还远着呢。”

不多时,我听见那辆破自行车的声音,伴着他一声接一声的吆喝,便跑到门口盼着他来。

终于,我看见收毛的人,他的自行车后座两边各绑着一个大布袋。他一边慢慢地骑着自行车,一边扯着嗓子喊。他走到我们家门口,往院里瞄了一眼,自行车慢下来,最后停在了院墙的阴凉里。

“大娘,有鸡毛卖不?”他把自行车支好,撩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汗。

奶奶拎着“蛇鳞袋”出来了。我紧

跟在后面,看见他车上一个方形玻璃小箱子,里面一整块乳白色的麦芽糖。

口水一下子就涌上来了。

奶奶把袋子递过去,换糖的人用手翻了翻,又掂起一张鸡鸭皮对着太阳照,点点头:“成色不错,都晒得干。”他从车上取下一杆秤,勾住“蛇鳞袋”称了称,嘴里念叨着:“鸡毛一斤三两,鸭毛八两……”

我在旁边急得直跺脚,称多少我不管,我只想知道能换多少糖。

他称完了,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铁锤和一个小镊子,掀开玻璃盖,一股甜丝丝的香气飘出来,直往鼻子里钻。他歪着头看看我,又看看奶奶:“给孩子换多少?”

奶奶说:“三毛钱的。”

他笑了,露出一口黄牙:“三毛钱可不少,够他吃几天。”说着,用镊子顶住糖块,用小铁锤轻轻一敲,只听“叮叮当当”的几声响,一小块糖应声裂开。随后又敲了几块,用一张褐色的草纸包起来,递给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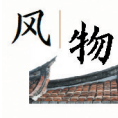
“快谢谢大伯。”奶奶说。我轻声说:“谢谢大伯!”眼睛却盯在手里的糖包上,迅速跑开了。

我回到堂屋,坐在门槛上,小心翼翼地打开草纸包。糖块是琥珀色的、半透明,上面还留着镊子敲过的纹路。我先拿了一块最大的糖放进嘴里,一股麦子的香在舌尖化开,满嘴芬芳!我用力咬下去,就让舌头大面积地感受那甜在嘴里融化,变薄,最后化成一缕甜水,顺着喉咙滑下去。



现在,超市里的糖琳琅满目,让人眼花缭乱,可我心里总感觉少了什么。我想,少的是那个闷热的午后,少的是

奶奶的“蛇鳞袋”,少的是那一声从村口东边传来的、拖着长腔的吆喝……“鸡毛,鸭毛,换糖吃……”



## 天官锁

曾剑青

去老屋的阁楼寻找物件,不经意间看见一枚由银链相连的连锁牌,呈“凹”字心形,造型精致玲珑,制作巧妙绝伦,泛着白净银光。我知道,这是小时候戴在脖子上的挂件,我却不知道它叫什么。认真地看看其表面上的字,正面刻着“天官赐福”,反面刻着“长命百岁”,字的周围缠着细细的纹样,像是花,又像是云,赶快拍照上传一问,才知这叫“天官锁”,闽南人深信小孩子佩戴天官锁能逢凶化吉,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们的期待与祝福。

为什么叫天官锁呢?传说,很久以前有一位清官叫唐彝,祖籍闽南。唐彝在京城里当官,有个王爷仗着是皇亲国戚,竟无视朝廷法令,肆意妄为,霸占良家妇女,没人敢管,唐大人不畏权贵,就把他抓来问斩。

皇帝听说此事,甚为畏惧,毕竟是自家人,便给唐大人出了个难题:单日不杀,双日不杀,见天不杀,着地不杀,城里不杀,城外不杀。

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,纯粹就是为了保住这自家人的性命。唐大人明知皇帝的意思,只因此人太过于嚣张,不杀难平民愤。于是,他想出了个办法,避开了皇帝的所有禁令,他在城门口搭了个台子,台子离地,台上棚子遮天,到了半夜,便把这个王爷给杀了。

皇帝又气又没办法,只好叫唐大人回家,临走时,皇帝也考虑到唐朝舞的安全,把自己的金锁摘下来,挂在唐大人的胸前说:“见锁如见朕,看谁还敢动你!”

唐大人回到家乡,家乡人见他

丝毫无损,大家都感到很惊讶。渐渐地,在闽南的民间就开始流传给小孩戴天官锁,他们相信给孩子们戴上锁,坏东西就不敢靠近,可以避免灾祸。

小时候,我体弱多病,特别是一到冬天便咳嗽不止,祖母便将天官锁挂在我的胸前。那时不懂事,还以为天官锁是值得炫耀的东西,总喜欢凑到有人地方去,遇到同学或村里人我便大摇大摆地从他们眼前走过,乐此不疲。

说来也奇怪,没多久我的咳嗽就好了,不知道是喝了枇杷膏的原因,还是天官锁起了作用,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强壮。

前不久,在泉州街区闲逛,被一家面积不大的银器加工小店所吸引,便

走了进去看看,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里,一枚枚天官锁诞生了。“师傅现在这天官锁还有人买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师傅说:“现在孩子戴得少了,不过直到今天,闽南的外婆们仍然会在外孙满四月时,到银店定做天官锁,连同其他贺礼一起送给小外孙!”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,被称为“送庚”。其中,天官锁是必有之物,意在祈福孩子平安健康成长,待到孩子长大后才将天官锁收藏起来。

天官锁里蕴藏着教育孩子的道理,父母在给孩子挂上天官锁时,应会教导孩子长大后,要像家乡先贤唐朝舞大人一样堂堂正正为官,清清白白做人。天官锁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饰品,更是人们对秉公执法、勤政为民、不畏权贵的清官忠臣的赞扬与敬仰。



## 古文润心韵自生

黄志专

不知何故,我尤喜古文。虽然有时读得吃力,读得不甚解意,甚至有点“囫圇吞枣”,却也是乐滋滋且笃行不怠。

小时候,在街头看到代书人写往南洋的侨批,都是“纸短情长”,文句言简意赅,读之令人回味无穷。譬如向海外亲人诉说家计艰难,只一句“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”,便道尽辛酸。又譬如报个平安,不过是“阖家安康,勿念”六字,让人心头一暖。初见这种文字,心里就生出一种莫名的喜爱与亲切,仿佛有点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感受。此后,每每看书读报,遇此类凝练古雅之语,便有意地摘抄。闲眠之余,不时翻看温习,恰如“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”。作文之时,偶尔用之,总能讨得老师青睐与欢心,斩获高分。

时至今日,犹记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《给xxx老师一封信》。那时年少,不知天高地厚,我在信中硬生生地嵌上“不坐春风,俟地经旬”“疏奉教言,寒暄几易”一类礼仪谦辞。本以为这不过是胡言乱语,不值一提,不料,竟博得老师与同学交口称许,此文还被老师当堂点评,当众夸奖。那一刻,我坐在座位上,耳根发热,心中却似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后来,我对古代文学更是钟爱有加。假如面前有两本书,一本是古代文学,一本是现代文学,我定是选古弃今。平时购买书籍,或是图书馆借阅,大多也是一些古文书籍,比如清代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、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等皆常置案头。当然,那中国四大名



著更是不用说。阅读时,遇不识之字就查字典,或结合文下的注释,边读边思。读的速度是有点慢,有点“寸步不前”,犹如“老牛拖破车”一般,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,理解能力都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提高,阅读也日渐从容与轻快,这或许就是一种收获吧。

在古文之中,我偏爱诗赋。二三十岁时,曾背诵古文近百篇首,《出师表》《蜀道难》《离骚》《桃花源记》《岳阳楼记》《滕王阁序》等,皆烂熟于心。那时未必尽解其意,只觉句式奇绝、音韵铿锵,读来满口生香。有时会结合一定场景,在众人面前露一手,吟诵一二,赢得阵阵掌声,亦足慰少年虚荣,心中欣然也。

或许是由于此等古文偏好,在后

来参加“汉语言文学”考试中,我的古典文学的考试成绩还略胜一筹,顺利达标。所谓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我想大抵如此。

不过,岁月流转,当年所记诸多篇章,或因俗事缠身,或因人生多有波折,渐次淡忘,直至了无记忆。有些句子,明明到了嘴边,却怎么也捞不起来,就像沉入人生水底的石子。可是,古文辞句浸染而成的雅致气韵,早已深入骨髓,那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滋养,看不见,也摸不着,却也是实实在在地长在骨肉里。偶尔提笔为文,常有佳句不期而至,为文章平添几分文采。日前作一章散文诗《致处暑》,行笔之间,便自然涌出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一句,继而顺势写道:

“暑欲止而热不停,好像是‘身不由己’,抑或‘苟延残喘’。不管了,悉听尊便,任凭来去自由。”

这般信手拈来、左右逢源,想来皆与早年勤读苦记、日积月累密不可分。即便偶出之句未必尽善,于行文当下,亦是一番意外之喜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读书积累,本为人生要事。古文与诗词,更是中华文化之瑰宝。常怀一份喜爱与敬畏,朝夕浸润,于陶冶性情、涵养身心,必大有裨益。而今,回头想想,那些年磕磕绊绊读过的古文,那些背了又忘、忘了又背的诗句,其实从未真正离开。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活在我的笔尖,活在我“看云听雨”的片刻里。



## 润饼裹着岁月香

黄孔曜

清明风软,春意清润,拂过南安街巷,也漫进老丈人家的小院。锅中食材鲜香四溢,一张薄润的饼皮,裹着闽南烟火,更藏着我十几年的翁婿情深。从青溪女婿到为人父母,岁月流转,这口滋味始终如初。

初到闽南,我青涩懵懂,第一次在老丈人家吃润饼,竟手足无措。桌上摆满润饼菜:油润的三层肉、脆嫩豆干、鲜美的海蛎煎、炒米粉,还有酥香的海苔与花生碎。望着柔韧的饼皮,我生怕弄破,不知如何下手。

老丈人看在眼里,温而一笑,亲手示范。他掌心带着薄茧,动作娴熟轻柔:“先铺海苔,撒花生碎,米粉铺薄些吸汤汁,饼皮才不易破。”他将食材码放整齐,耐心教我包裹:中间折起,两边收拢,一卷便锁住所有鲜香。怕我烫着,他细心托住饼皮,一遍遍纠正我的手法。

一口咬下,米皮柔韧、海蛎鲜甜、花生酥香,滋味绵长。老丈人看着我狼吞虎咽,不停添菜:“多吃点,润饼吃的就是团圆味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闽南润饼有“包金包银”的寓意,藏着兴旺的期许,更裹着家人团圆的心愿。

一晃十几年,我在闽南扎根成家,老丈人家的润饼,始终是心头牵挂。每逢清明,扫墓归来,他总会提前备好食材,电话里满是期盼:“回来吃润饼咯,就等你们一家人。”这声召唤,成了清明最暖的约定。

如今小院依旧烟火袅袅,两个儿子围在灶台边,像当年的我一样好奇。老丈人依旧耐心示范,语带宠溺。大儿子笨拙地学着包裹,小儿子偷偷抓花生碎吃,一家人笑语盈盈。阳光洒落,暖意融融,一如润饼的醇厚滋味。

我渐渐懂得,润饼从不只是一道美食。它是清明的念想,是春日的诗意,更是闽南人家的温情载体。老丈人教我的,不只是裹润饼的手法,更是质朴善良与家人牵挂。走遍各地,终究不及老丈人家的味道,这里有岁月沉淀,有翁婿温情,更有闽南独有的烟火情怀。

一张薄皮,裹尽山海滋味;一卷温情,藏尽岁月悠长。作为扎根南安的女婿,这口润饼香早已融入血脉,成为我与这片土地、这个家庭最深的羁绊,也是岁月赠予我最珍贵的温情。



## 咖啡

陈怡毅

尼克揣着一身书卷气走出大学校门,踏入一家声名赫赫的公司,本以为凭大学时名列前茅的锋芒,能在职场大展拳脚,可日子一天天过去,他始终徘徊在核心工作之外,未得老板的赏识与重用。那份少年人独有的意气风发,渐渐被失落与迷茫揉碎,连归家的脚步,都裹着沉甸甸的灰心。

暮色漫进窗棂,饭桌上的饭菜氤氲着温热的白气,尼克却心不在焉,指尖无意识地拨弄着碗中的饭食,满心惆怅都写在眉宇间。父亲杜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温和的目光落在儿子身上,轻声询问着他的心事,那些积压许久的委屈与困惑,终究在父亲的关切里,缓缓倾吐而出。

父亲未曾多说什么,只是转身取来一包精心养护的咖啡豆,那豆子颗颗饱满,藏着岁月沉淀的醇厚。他缓缓开口,声音温润:“这豆子养得恰好,此刻冲泡,最是相宜。”

话音落时,咖啡豆被送入研磨机,在细细的转动间,慢慢化作细腻的粉末,每一粒都裹挟着独有的香气。父亲有条不紊地铺好滤纸,将咖啡粉轻轻盛入,待要注水时,尼克忽而出声提醒:“温水怎泡得出咖啡的醇香?”

父亲眉眼含笑,将冲泡的主动权交予他。尼克烧沸清水,正欲俯身冲泡,父亲却轻轻摆手,让他稍作等候。那一刻,尼克恍然懂得,冲泡一杯好咖啡,从不能操之过急,水温过低,香气便无法全然释放;水温过烫,又会逼出苦涩,唯有等到那恰到好处的温度,方能寻得极致口感。

沸水慢慢降至相宜的温度,水流缓缓注入,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缓缓弥漫,丝丝缕缕,沁人心脾。父子二人相对而坐,静静品着这杯温热的咖啡,醇厚的滋味在舌尖蔓延,父亲才缓缓问道:“这一杯咖啡里,你品出了什么?”

尼克望着杯中澄澈的咖啡,久久沉吟。原来一粒咖啡豆,要历经阳光雨露的滋养,走过四季轮回的淬炼,从开花到结果,从采摘到烘焙,再经细细研磨、耐心养护,褪去周身杂气,才沉淀出这般纯粹的芳香。想要唤醒它全部的风味,更要沉下心,等待最合适的时机,用最妥帖的温度,不疾不徐,方能成就一杯佳饮,这便是时光与耐心赋予的美好。

刹那间,尼克心中豁然开朗。人亦如咖啡豆,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便能绽放光芒,那些不被看见的日子,从不是辜负,而是独属于自己的打磨与沉淀。不必急于求成,不必抱怨失意,沉下心来,沉淀心性,打磨能力,在时光里默默积蓄力量,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最佳时机。

自此,尼克褪去了往日的浮躁与傲气,以一颗沉稳之心,兢兢业业做事,勤勤恳恳耕耘,主动扛起责任,做事细致入微。他的改变,被老板默默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,不久后,便迎来了提拔与嘉奖。坐在崭新的办公室里,尼克临窗而坐,窗外天光正好,他轻轻端起手中的咖啡,缓缓啜饮。醇厚的香气萦绕唇齿,心中满是释然与感慨,原来父亲的咖啡哲学,从来都藏着最朴素的人生真谛。